上海书展落幕，南国书香节起航

书展：为读者而改变 创新跨界破圈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8月18日，2020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正式落下帷幕，紧随其后，8月21日-31日，2020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在广州举办。上海书展是在疫情发生后，世界范围内首个举办的有规模、有影响的实体书展，也是国内人气最旺、读者参与度最高的书业盛会之一。这届特殊的上海书展的成功举办，有哪些创新做法？呈现了哪些新趋势？南国书香节或可从中有所借鉴。

2020上海书展现场

A 绣花式的精细管理：人均消费同比增长约23%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的伦敦书展、莱比锡书展、博洛尼亚童书展相继取消。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今年6月，上海书展组委会首次对外透露书展将于8月12日至18日如期举办。从确定时间到正式开幕，两个月的筹备时间内，组委会的工作紧紧围绕“安全”、“出彩”两大关键词展开。

为了确保疫情防控有力有效、活动举办安全有序，本届上海书展采取了很多次“第一”，用绣花式的精细管理，为市民读者提供柔性的贴心服务。比如，第一次扩大主会场面积，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首次扩容到2.6万平方米，往年展架密密麻麻的主会场有了“留白”；第一次采取实名预约购票，现场不再售票，限制入场人数，人均面积更大了，逛展体验更舒适安全；第一次采取“大消毒”和“小消毒”，在日场和夜场之间进行一小时清场“大消毒”，展厅内每两小时循环“小消毒”；第一次采用智能人体安检系统实现“无接触安检”……在主会场，随处可见志愿者们提醒读者保持距离、戴好口罩，还有贴心的“防疫角”给市民提供消毒液等等。

从最终数据来看，虽然今年书展入场的人数变少了，但人均销售额增加了。据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介绍：“虽受限流影响，主会场入场读者数量仅为去年的1/3，但从销售数据看，入场读者人均消费同比增长了约23%。更好的观展体验，给读者带来更愉悦的选书心情、更从容的试读状态，增加了找到好书的概率。这组数据也传递出读者对通过阅读提升个人素养、生活品质的需求和追求，给予全国出版人信心。”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岩说，“经历了上半年的疫情，大家都期待借助上海书展提振行业信心，希望它能带动下半年其他省份的重要的书展。”

2020上海书展现场

B 创新跨界成功破圈：分会场市内100家，外埠50家

书展为读者服务，为读者而改变。今年上海书展的另一个关键词是跨界破圈。在徐炯看来，阅读是每个人的需求，不应当把阅读窄化。“阅读推广要破圈，要惠及更大的人群；书展也要走出去，走出阅读爱好者的小圈子，探索和其他业界的有机融合。”

为了让“书香满城”的辐射面积更广，本届上海书展除主会场外，在市内设置了100家分会场，外埠设立50家分会场，分别位于北京、重庆、浙江、江苏、安徽等12个省区市。在书展期间，七天共举办了一千多场线上线下活动，其中线下活动700多场，还有15个网络平台构建成“上海书展线上朋友圈”。在线荐书、直播带货、社群推广、新书云首发……线上线下相融合成为书展的新趋势。

今年上海书展在主会场首设“未来阅读”展区，科大讯飞、阅文集团、蜻蜓FM、喜马拉雅、趣头条等亮相，“阅读+科技”给读者带来新体验。书展进社区、进商圈，打造沉浸式实体书店品牌街区，呈现出书展与其他业态有机融合的新动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海错图爱情笔记》，直接将首发仪式放到了电影院，将新书发布仪式变成了一场“书·舞·乐·影四位一体的视听盛宴”。如今的“书店+”、“阅读+”，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会走向“+书店”、“+阅读”。

值得一提的还有今年新设的“作家餐桌计划”。孙甘露、徐则臣、祝勇、毛尖、马伯庸、陈楸帆、那多七位当代中国著名作家，联合沪上七家品质特色餐厅，精选七家特色阅读文化空间，带来从七天到全年的系列文旅体验活动。七场作家餐桌谈话节目在爱奇艺等视频平台播出，同时在餐厅常设文学阅读专区，发布文学美食特别路线，上线精选文学美食书单，“book+cook”的创新模式让人看到未来的新愿景。

陈楸帆说：“传统文学、出版的边界将被打破、重塑，它将与不同的媒介、业态、生活方式进行深度的跨界联合，诞生出全新的物种；文学之美将突破原有的小圈层，以丰富多彩的形态，渗入到广大商圈、园区、社区，为更为广泛的人民群众服务，满足人们日益高涨的对品质生活的需求。”

C 抗疫书籍集中亮相：在售图书不下百种

抗疫主题图书是今年书展的热门品类之一。据统计，上海书展在售的抗疫图书不下百种，如《中国战疫！》《查医生援鄂日记》《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2019冠状病毒——从基础到临床》等等。此外，“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第二辑推出了《钟南山》《黄文秀》等新作。在以“疫情下的中国坚守”为主题的“书香中国”阅读论坛上，闻玉梅、张文宏、吴凡、查琼芳、刘凯等医学专家，解读疫情下的中国坚守、中国经验和文化精神。

今年2月，“网红医生”张文宏推出《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一书，从科普的角度向广大读者介绍如何防控病毒。《2019冠状病毒——从基础到临床》是他最近的新书，主要记录了他和团队近几个月对新冠病毒研究的最新成果，学术意味更浓。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被大家亲切地誉为“疾控女侠”。她是上海市政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也是代表中方参加中国-WHO联合专家考察组的成员。她曾说，“公共卫生体系就像一盏路灯，亮着的时候，在路灯下行走的人也许感觉不到什么；而一旦哪天路灯不亮了，人们才会有不安全感，才会体会到路灯的不可或缺。”吴凡和公共卫生专家汪玲教授所著的《当下与未来》在书展首发。此外，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陈诗一主编的《经济战“疫”：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对策》，则从经济学角度思考疫情带来的影响。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凡提到了另一本和抗疫相关的小说《河湾里》，这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抗疫长篇小说，作者园歌是一位外科医生，曾参与2003年抗击SARS的战斗。园歌说，今年疫情发生后，医护人员无畏生死、奔赴抗疫一线的精神给了他很多触动，他在书中写了很多医生们熟悉的故事。小说《河湾里》不仅是一名医生的成长史，也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发展。小说不仅仅写的是抗疫，也是一位青年人从家乡河湾进城学医，最终成为执业医师的成长故事，刻画出医务工作者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形象。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下，绣花式的精细管理为读者提供了安全舒适的逛展环境；花样繁多的创新形式让书展跨界破圈，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此次上海书展的圆满举办，为特殊环境下国内书展业如何创新树立了标杆。

“整本书阅读”之我见①

□彭玉平

碎片式阅读与文献的虚假繁荣

20世纪20年代前后，北京大学不间断地通过致函、面请、代邀等多种方式敦请王国维北上任教。因为对新文化、白话文运动的抵触以及对当时北京学派纷争的厌倦，王国维一直婉拒。但他后来还是答应了担任北京大学国学门的通讯导师，而触发他同意的原因之一，就是时在清史馆中任职的张尔田来信说北大学子“驯良可教者多”，乃读书种子汇集之地。可见读书人对读书种子，天然具有一种认同感。与读书无关的种种考量，在面对“读书人”这个话题时，终究还是无力的。

在所有的身份中，我一直觉得“读书人”是一个极美妙的称呼。但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读书人，其实相当不容易。读书人不仅要以读书为天职，也应会读书，并能从读书中升华自己的人格精神，提升自己的眼界和水平，更重要的是能从读书中获得人生的大快乐。黄庭坚说三日不读书，就觉得自己“面目可憎”。确实，没有书籍滋养的人生，如身处荒江野岸，一定是贫瘠乏味的。如果多日不读书而能安然自处、逍遥自在，未有一丝一毫的惊恐与不安，那说明你的人生其实正在虚度之中。大体等量的时光何以未能造成大体等量的人生，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在这里了。

读书往往关乎学问与学术，我的语境便在这里。读书人首先要面对的大概是博杂与精专的问题。大抵学问之事，不难在博而难在精。而所谓精，其实非由博返约而无以成就。所谓“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这话说得虚高自壮了一点，但对应的倒是由博才能精的道理。博，大体是勤奋的事；而精，则需借助天赋的力量。纯粹的博难免流于杂，而精则张皇幽眇，非大力者自难臻至。

读书太杂，固然可名杂家，但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经不起探究的地方还是太多。现在读书作文的条件数倍增于往日，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文献检索已然十分方便。今人每撰一文或著一书，注引文献往往通贯经史子集，书目琳琅，甚者连篇累牍，以示博学，其实不无虚壮声势的成分。盖其中率多只是跳读，未曾一一通观，故亦多不明来路与去路，既难见整体，更难从书中擢拔其思矣。这种凌乱碎片式的点式阅读和虚假繁荣的文献汇集，也许是当下学术痼疾之一。因为未曾通读一本书，未曾精准考量文献之前后语境以及在整本书中的内涵变化，而能得其中心者鲜矣。常见的情形是择取其中适用之义，简单拼接，连缀成章，至于是否断章取义，委屈作者，误导读者，就无暇深思了。

所以我提倡整本书阅读，这被整本阅读的书当然需要具有一定的经典意味，至少是深度切合自己阅读兴趣者。世上书籍，汗牛充栋，仅检目录，恐怕也终生难尽，所以被选择阅读的“整本书”，多少是与自己的专业兴趣、研究对象有着重要的关系。我在今年7月8日的《中华读书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读书：从不悬目的到自生目的》，题目来源于王国维曾经的读书与研究体会。这也就像梁启超所说：“我们读书，并不是想专向现时所读这一本书里讨现钱现货的，得多少报酬，最要紧的是涵养成好读书的习惯，和磨炼出好记忆的脑力。”

湾区文艺评论

□张懿

十三行故事里的大清首富

大清首富“走进”小说

《十三行》为知名网络作家阿菩近年全力打造的一部重头长篇小说，全套三部六本，以清朝广州十三行为创作蓝本。小说画卷式展现了清代对外贸易以及商业发展之图景，描写了一代商业巨擘吴承鉴在朝廷与外国势力的双重考验下坐上十三行总商的宝座、登顶世界首富的传奇故事。

1757年，乾隆皇帝下谕“一口通商”，十三行成为泱泱大国对外海洋贸易的唯一口岸，广州成为全中国最繁华的贸易集结地。在那时西方人的眼中，十三行——广州——中国，几乎可以互为代名词。发展到巅峰时期，十三行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小说主人公吴承鉴的原型就是广州十三行怡和行的经营者伍秉鉴，号称当年的“大清首富”。伍秉鉴经营有道，善于周旋，不仅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巨款，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据说《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2001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出过去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名单上有六个中国人的名字，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他被认为是19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大清首富“走进”小说，与同时代的那批十三行风云人物一起，再现了历史的波澜。在小说第一部“崛起”中，宜和行老板之子吴承鉴完成了从游手好闲到独当一面的逆袭。他于危难中担起当家重任，用以往积累的各种人脉和经验，把阻击吴家的商业对手打倒，让宜和行因势转进，吞并了对手产业，稳固了宜和行在十三行中的地位。到了小说第二部“博弈”中，故事渐入高潮。十三行各家势力重组，总商位置悬而未决，吴承鉴跻身“新上四家”。蛰伏多年的潘家当家潘有节介入竞争，吴潘两家棋逢对手，加之在十三行摊派中与吴家对立的蔡家、叶家卷入，局势一时扑朔迷离。在吴承鉴疲于应付之时，内忧未解再添外患，吴家再次陷入危机……

严谨厚重与畅快好读

《十三行》是一个极其吸引人的中国故事、广东故事，展示了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书写方式，全书没有面孔板正的说教腔，而是抓住十三行最突出的特点，写出了一场场精彩纷呈、高潮迭起的商战。其中既有十三行与清朝政府之间的利益牵扯，又有十三行内部之间的勾连与竞争，还有对外贸易商业往来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表现了十三行与当时社会三教九流的密切交往，穿插和珅、乾隆、嘉庆、如妃与十三行商帮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者阿菩将这些千丝万缕的关系编织成一张立体的大网，由此折射出一个商业帝国的兴衰荣辱。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各色人物陆续登场，层层递进，布局巧妙，且人物性格典型丰满、历史细节描写精准，其把控之出色与格局之庞大，兼顾了纯文学的严谨厚重和网络文学的畅快好读。

阿菩以网络小说成名。网络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已由野蛮生长过渡到有序成长，并逐渐表现出对厚重题材以及人类命运发展的关注。作为暨南大学的文艺学博士，阿菩的文学功底和史学功底深厚，在《十三行》中他试图将真实历史和社会现实作为现实主义元素，在此基础上发挥自身的网络文学“基因”，即想象力，从现场感走向现实感，以自己的文学方式重塑“时代感”。加上贴近读者的语言表达，由此创作的作品无论出于何种时间和空间，皆切中生存状况的真实。某种程度上，阿菩实现了把这部作品思想深度和审美价值提升到一定高度的雄心。

推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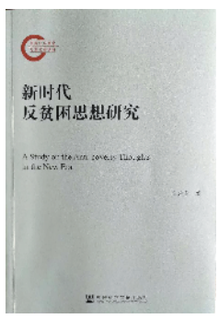
□鲁力

“反贫困”力作的创新性

《新时代反贫困思想研究》是文建龙教授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结项成果，它深入探讨了新时代反贫困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理论渊源、主要内容、基本特点和时代价值，是一部创新性力作。

作者提出了“新时代反贫困思想”的概念，并对之作了独到的界定。这是一个有特定意义的概念，从中国反贫困的领导力量、主体力量、动力系统、关键问题、战略目标、根本手段、具体办法、关键措施8个方面深入阐释了新时代反贫困思想的内容，这种阐释既全面、系统、科学而又新颖。

《新时代反贫困思想研究》尝试性地初步构建了新时代反贫困思想的理论体系框架，将新时代反贫困思想概括为8个主要方面，较为全面展现了新时代反贫困思想的内容，论证扎实，能给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洞见

细微抒情为时代提供注脚

□龙扬志

安石榴的新书《在每一座城市短暂驻留》写他闯荡江湖的见闻，尽管未涉及居留时间最长的广州和现居地佛山的生活，但是与他的青春体验和生命历程密切关联，可视为“70后”作家的精神版图。

民国时期不少文人一到中年就热衷于自传书写，如胡适、沈从文、郭沫若、郁达夫等，其依据，大抵在于人生需要及时清理，而且这些自传的销路相当不错，说明读者喜欢展示自我、真情流露的文字，不仅从作家的性情中看到自我解剖，也能获得时代感知的同情体验。安石榴的“三城记”给我带来类似的感触，书中记录深圳、北京宋庄、桂林等生活状况的70余篇散文，大致拼接出一张关于作者的人生地图，对安石榴作为散文写作者身份产生了新的认知。

收在本书中的三部分文章各自对应作者不同时期的经历，彼此之间的艺术差异也不太大，诗家散文注重语言的锤炼与含蓄，点到为止，见好就收，令人回味。几个部分在篇幅上有所侧重，“宋庄生活笔记”的分量明显最重，究其原因，主要是安石榴在宋庄这样一个艺术家聚集地的身份建构，有充足的时间闭门创作，种菜养花，逗猫弄狗，用文字记录他对艺术家村的观察与见证。

对于为理想而奔赴远方的文艺青年来说，宋庄既是一块通往京城腹地的跳板，又是一座汇集草根文化的熔炉，承载着有朝一日一鸣惊人、功成名就的梦想。安石榴入驻宋庄，很快就在“潘安大院”找到了北漂的生活步调，不论是建造“京广线”的装置艺术，还是种花种草，都有内在的节奏。品味那些被他细心处理的日常感受，特别是表现于文字的凝练和内心的闲散，让我想起两个人：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美国作家梭罗，一位是写《田园之秋》的台湾散文家陈冠学。宋庄就是安石榴的瓦尔登湖，字里行间充满自然笔记的从容恬淡，当然也有文艺青年的焦虑彷徨。

倘若说安石榴的经历折射出一代人的颠沛流离，这样的表述或许过于沉重，不过有他那副大胡子的加持，的确给人一种跟他年龄不相称的沧桑老成。在他叙述文学因缘的自序里，所有去过的地方，干过的工作，哪怕面临某个时刻的穷途末路，他都是当成自己的高光时刻来再现的。以世俗的眼光看，他为谋生而行走，不断书写个体生存的“失败之书”，其实也通过书写刷新自我对人生与文学的双重认知。

成功者的冒险固然值得大书特书，平凡人追寻理想而不得的失落何曾又不值得铭记？《在每一座城市短暂驻留》里并没有高亢之词，记录的是如何在平淡中获得，留存，又如何失去，一个又一个小故事，就串起了一个人的人生履历。安石榴经历的生存困境让他懂得主体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和解，也造就了他的文学世界豁达从容的开阔格局。其实，再细微的抒情，也是时代交响曲的组成部分。恰恰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声音，为宏大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丰富的注脚与证词。

微观

绣春刀尖上的“谍战”

□刘茉琳

谍战，一直是文艺作品中充满魅力的题材。在这个世界里，人物虚虚实实，故事真真假假，身处其中的人物，性格、智慧、勇气、信仰都备受考验。《虎胆雄心》中赵一青曾总结情报工作是“不能公开的身份，无法澄清的误解，绝不可泄露的秘密”。

大多数人们熟悉的谍战故事背景都建立在二战期间，但其实谍战本身在中国传统并不陌生。所谓兵家“诡道”，《孙子·用间》说间有五类：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在史书与古典小说中谍战俯拾皆是，宫廷博弈、连横合纵，何处能少了间谍的身影，《三国演义》中的间谍故事就极为精彩，明朝东厂的传奇也一直被人演绎。前几年电影中叫好卖座的《绣春刀》正是打开了古代谍战的这一扇门，绣春刀，飞鱼服、阉党府邸、锦衣卫、风月场……让人好不惊艳。人们常说间谍是站在刀尖上的“隐形舞者”，如今海飞拿出来的这本《风尘里》，恰是让间谍真正站在了刀尖上，还是站在一把绣春刀的刀尖上。

与海飞此前的系列谍战小说相比，在《风尘里》中，作者似乎更着意于使用一种华丽丰富的语言风格。语词审美与故事内容相统一，是一种黑暗的绵密，一种诡异的艳丽，编织出让读者欲罢不能的阅读体验。将武侠与谍战结合，让飞檐走壁与机心多智相纠缠，情感元素的加强，悲剧美学的深入、历史幽暗的探微，将整个故事沉浸在魅惑的色彩里。

上演故事的舞台场景大开大合，核心矛盾是朝廷中的东宫之位，还有辽东努尔哈赤、日本德川家康以及隐藏在各地的邪教欲孽，等等。活跃在风尘里的那些人啊，欢乐坊卖酒的无羌姑娘，还有跳舞的春小九，她们真的只是烟花巷里的痴情姑娘吗？田小七真的只是风尘里的打更人吗？他是被通缉的鬼脚遁师，也是锦衣卫；柳章台真的只是贪恋美酒的客人吗？他是赌徒，也是皇帝……一般而言，在锦衣卫的故事里，皇帝都是面貌模糊的，仅剩一个傀儡般的身影，然而海飞不满足于此，他偏要让皇帝也进入叙事结构，偏要把皇帝写成这世界上最无法捕捉无法揣测的谍者。天下都是他的棋盘，有人甘当棋子，有人自以为在下棋，有人不过一颗弃子，而皇帝其实才是真正的下棋人。

在逢场作戏与真心真意之间，隐藏的是真相还是假意，所有的一往情深都变成附着悲剧色彩的等待、盼望、焦虑、伤痛与遗憾。猜不透面具下的面具，跳不出圈套外的圈套；表面是考察，其实是阴谋；皇帝即将阅兵，刺客准备暗杀；被困的人终被劫狱，但也是劫难。从暗战，到明战；从蛰伏、现身到爆发，继而是下一次的蛰伏，生死一线的危机，他们一步一步走进去；存亡一线的激战，他们一招一式杀出来。

在风云诡谲的谍战故事里，人性成为最大的弱点，却恰恰是故事最大的看点。只是掩卷之际，不由喟叹：人生的故事，哪一步不是落子无悔！